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目錄

治體四 政本下

進呈圖繪疏

進講經義摺子

進呈經義

經筵講義

經筵講義二篇

進呈經義

進呈經說

進呈經義

經筵講義五篇

經筵講義五篇

進呈經義

經筵講義二篇

進呈經史說

進呈經說

蔣伊

楊椿

趙申喬

杭世駿

秦憲田

陶貞一

程夢星

趙青藜

蔡新

任啟運

尤珍

官獻瑤

齊召南

蔣伊

進書劉子

進呈經史二篇

進講經義摺子

夏之蓉

陶正清

彭啟豐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

治體二政本下

營化賀長齡耦庚輯

進呈圖繪疏康熙十八年

蔣伊

爲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見聞繪成十二圖恭呈御覽事臣惟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當已安已治

之時必存猶溺猶饑之念誠欲周知萬方之疾苦而軫其艱難也臣三年於外凡有見聞登之圖繪計十二帙

第一爲難民妻女圖第二爲刑獄圖第三爲寒窗讀書圖圖中情事各爲一本第四爲春耕夏耘圖第五爲催

科圖第六爲嬰兒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皇上蕩蕩洪恩仰見聖天子恫深至意固已洞悉民

瘼矣第七爲水災圖第八爲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芻蕘末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爲觀榜圖

第十爲廢書圖第十一爲暴關圖第十二爲疲驛圖學校則以取數太隘而貧士有改業之嗟關課則以蠹弊

叢興而商人有裹足之歎以致衝邑之轉輸疲驛之煩苦此皆久在皇上離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

未敢連章累牘冒瀆宸嚴也伏念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鑑臣迂疎俯賜觀覽則四方顛連

瑣尾之狀纍纍乎如在目也呻吟懷歎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我皇上一舉念間而斯民日被堯舜之澤

矣

進講經義摺子

楊

益稷帝庸作歌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齔言曰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展省乃成欽哉乃展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登陸哉股肱情哉萬事察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案有虞氏之世。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可謂盛矣。宜其恭己無爲。坐饗昇平之治。而作歌之日。猶君臣責難。祇畏天命有如此。蓋君者天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其位爲天位。職爲天職。功爲天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一不本於天。自昔聖君賢相。當太平極盛之會。尤莫不天命爲兢兢。在易豐之象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朱子謂豐大也。以明而動。故能成盛大之勢。然至於過盛。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徒憂無益。故謹之於未然也。繫辭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制治保邦之道。存乎事。行事之要。本乎心。心之敬肆。則又在責難之言。君有以儆惕乎臣。臣有以啓沃乎君也。前代有爲之主。始以德義爲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導之。使言繼則聞人之言。悅之而已。不必其盡從也。久則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難色。又其甚者。或引之於當道。輒自以爲已知。或格其心之非。輒自以爲無失。自以爲已知。自以爲無失。是自以爲賢矣。自以爲賢。其下因莫不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以唐太宗之英明。於魏徵尙有不平之語。而欲其臣之無隱。衰職之無闕。豈易得哉。今觀於舜。惟幾惟康。惟動丕應。侯志。豈尙有時幾之未敕。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豈尙有未與之事。未愼之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豈尙有未省之成。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尙有撥座之患。情與際之憂。而舜以之責難於臣。皋陶以之責難於君。舜於皋陶之責難。從而拜之。卽從而俞之。蓋聖人之於臣。惟願其弼直。不願其面從。於進言者。惟論其理之是非。不計其辭之工拙。鑒其心之誠摯。不復問其事之有無。皋陶平日之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益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夫舜豈教逸欲。

而好怠荒者哉。而諸臣言之而不以爲沆帝舜受之而不以爲非。古大臣之愛其君與君之自愛其慎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爲千古八倫之至者。在是也。

進呈經義

趙申喬

詩小雅鹿鳴首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群臣嘉賓之詩。夫群臣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詠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之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夫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其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笙簧。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

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慮。如禹之於殛。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恤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誓以典史以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廣揚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

經筵講義

杭世駿

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臣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疏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云者。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朞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慎。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難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踪三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尙有不及焉者。何也。則以

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皇上于深居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未當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議夫女謁未必有而內寵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瓊宮璇室未必盛而巖居川觀巡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恤其饑寒。閭巷恤癯瘠。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者。已納隍之心。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經筵講義二篇

秦蕙田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臣案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賢與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與去二者而已。其始貴有鑑別之識。灼然而不淆。其繼加以剛健之力。毅然而不惑。蓋賢與邪之判在心術。而心術之辨在公私。心術而果出於公。歟其氣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平直正大之體。難進易退。爵祿非所戀也。矯枉從正。時議所弗徇也。潔己獨立。而不藉聲援。竭忠盡愚。而不避艱險。在大僚則以責難陳善爲恭。而不以趨走承順爲敬。在下位則以恪勤匪懈爲事。而不以營求干謁爲心。隱微幽獨之中。但知有愛君奉國。故曰公也。如心術而或出于私。其情狀必有掩飾閉藏之態。其行己專以圓熟軟媚爲工。始而患得。終而患失。脂韋諧俗。而惟取模稜。因循緘默。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資歷俸。以至大僚。則容悅固寵。而全無建白。倘或淹滯下僚。則逢迎希冀。而不憚卑污。處心積慮。第知有身家名位。故曰私也。公與私之辨。彰彰如此。而任之去之。往往有未當者。則貳與疑者之過。

也。夫賢者之事君也。議事則據理而不事揣摩。奉職則秉法而不容假借。如事在可行。縱破成例而不顧。如不可行。雖違成命而不辭。處唯唯諾諾之中。獨有審審諤諤之概。而奸邪之人。惡其不便己也。遂委曲隱約以中傷之。不曰沽名。則曰賣直。不曰歸過。則曰攬權。日浸月潤。漸疏遠而不覺。甚且有不原其大節。而微疵小過。指摘交加。更議亦隨其後者。此從來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于朝廷之上。皆貳之故也。彼邪人之保位者。方且反以是爲戒。苟同隨俗。務爲彌縫。非之無非。刺之無刺。當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國計爲念。其所輾轉籌躇者。不曰拂上意。則曰礙人情。調停之外。無他長承順之外。無他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貪營係戀而不去。雖人主穆清之中。時多鑒察。然以其小心無過也。則寬大以容之矣。以其備位年久也。則姑且以留之矣。不知職事已爲之漸廢。人心已爲之漸靡。風俗已爲之漸偷。紀綱已爲之漸弛。而其人享有祿位。方晏然自以爲得計。此則疑之說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惟誠而已矣。剛而已矣。誠則不貳。剛則不疑。果能確知其賢而任之。開誠布公。推心置腹。與之斷大事而不疑其擅。與之圖密計而不患其私。與之進退人材而不嫌其黨。與之賞罰事權而不慮其專。有所言而裁之以理。無弗聽也。有所行而規之以成。無弗從也。有所忤而曲諒其心。無弗恕也。有所薦而明試以功。無弗用也。光明洞達。表裏如一。則眞意交孚。融洽膠固。雖欲稍自退諉。而情有所不安。稍爲欺隱。而心有所不忍矣。夫然後利有舉而必興。害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甯復有委靡觀望之習。待人主之焦心勞思。別求挽回轉移之法哉。至于陰邪之輩。一有覺察。則立加罷斥。雖無大過。亦勒令退居。不使倖位。以妨賢路。如此則賢安有不任邪。安有不去天下安有不治者。此以誠爲體。以剛爲用之效也。夫以大舜之德。有虞之治。其存心豈復有不誠不剛而益顧以是諄諄進戒者。實有見于誠之難盡。而剛之未易足也。是以大

學釋平天下。首重用人。而論用人。則申言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之命。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之。過卽勿貳勿疑之說也。而歸本于慎獨。然則欲任賢去邪以平天下。舍誠意正心。將何以哉。

龍德而正中者也

臣謹案聖賢之道。惟貴一中。唐虞首著執中之訓。人但知始自尙書。不知其原實出于易。易者。天地自然之法象。一卦三爻而二得中。重卦六爻而二五得中。乾爲君道。乃全卦之首。九二一爻。以龍德居下卦之中。乃易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中第一爻也。是以孔子於此。特著明正中之義。以爲通卦之凡例。舉聖賢之心法治法。一以貫之。由是而推之。全易六十四卦。彖傳象傳中言中者。凡五十有五。其不言者。僅九卦而已。苟得乎中。雖否剝亦吉。苟失乎中。雖泰復亦凶。夫卦之分吉凶。莫甚于否泰剝復。而中不中之得失相反。乃若是。然則帝王御世日理萬幾。其本精一之學。以用中于民者。豈易言哉。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權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大君之執中御物。亦猶是焉。從來勢之所趨。畸輕畸重之弊。雖極治之朝。猶或不免。我皇上奉三出治。執兩用中。舉凡用人行政。皆一一權度而後行之。宜無有不中矣。然有本一善政而奉行稍未當。以致不合乎中者。亦有勢之所趨。不無輕重而尙未全反。以適于中者。卽如貴粟重農。善政之先務也。購買倉儲。乘時預備。良法美意。莫過於此。然行之不力。歉歲固有米少之憂。行之未善。豐年亦有米貴之患。迺者直省大吏。因倉儲未足。動支公帑。糴穀貯備。飛檄剝期。舟車絡繹。羣集于江廣產米之鄉。牙行藉以爲奸。商販聞而戢迹。以致產米與待米之鄉。價皆踊貴。負擔小民。日謀升斗於市。蠅頭微利。尤難難堪。雖以今歲雨暘時若。可望豐收。而外省米價猶未甚減。如下江之米。向例以一兩爲平價者。今猶至一兩四五錢不等。昔人謂穀貴傷民。良可念也。故現

今秋收以後。地方官不患其畜聚之不力。而患其調劑之未平。蓋恐行之太驟。爲之過急。遠近各省。同時購買。風聲所被。富戶藉以居奇。倘仍價值高昂。公私均有未便。蓋市易之情。緩則平賤。急則騰貴。勢有固然。古者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積漸致之。本非旦夕。況年歲既豐。米穀大裕。流通之後。自見贏餘。縱使從容調劑。不出數月之內。斷無遲誤之事乎。至于務本之民。不外業戶。佃戶二種。業戶輸賦。佃戶交租。分雖殊。而情則一。乃始也。患業戶之浸凌。今則憂佃戶之抗欠。蓋業戶中。其田連阡陌者。百無一二。大抵多係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強佃抗欠。有吞聲飲氣。無可如何者。地方官率漠然不顧。曰。吾但能催賦。豈能復催租。于是佃愈頑。而業戶之苦。一無所愬。既無所愬。而其田又非他人所敢承買也。不得不減價以售之于佃。而甘爲貧困無藉之民。及頑佃既得業之後。遂以抗租之故智。易爲抗糧之刁風。甚有恃其鄉村遠僻。攘臂以辱催徵之吏者。此皆臣平日所親見。人心風俗之弊。所關匪淺。而地方大吏。不能深悉民隱。猶往往以抑業戶。伸佃戶爲請。雖抑而不行。然其意見之偏。大概可見。此臣竊謂奉行未得其平。而難免失中者也。至于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體統相制。在京之官。執法奉令。可以通達政體。外省之吏。承流宣化。易于練察民情。要之政以治民。民爲政本。原無分別。況內外之員。迭居互任。國有章程。故定例縣令。行取爲部曹。欲使習民事者。司部務也。卽攷選爲科道。欲使悉民隱者。司言路也。科道部曹。復出爲道府。欲使達政體者。肅吏治也。法制精詳。防維周密。但有兼資而互益。未容分道以揚鑠。是以國家得有成材。而內外不分輕重。今行取之法。雖行而得缺甚少。部曹鮮習民事。處事不無偏蔽之虞。科道不悉民情。條奏但陳膚泛之語。六部直省之綱維也。督撫之考成。章奏之得失。皆司員執掌。得操簡而議其是非。責任不小。而議者每以不勝任之郡守。歸於部用。夫既不勝任。則有年老

及疲軟與才力不及。勒令休政之例在。乃以一郡之廢材。歸于部用。毋乃輕重失倫乎。此勢之所趨。有未盡挽回而合于中者也。臣侍直內廷。伏蒙聖製垂示。有曰。彼民有隱情。孰爲達其意。或政有偏頗。孰爲防其弊。慈讀之下。曷勝感奮。謹因說經之次。敬陳愚昧。伏惟皇上睿鑒。

進呈經義

陶貞一

周易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臣謹案包荒者。仁之德。用馮河者。勇之德。人必兼智。故不遐遺。有勇且義。故朋亡。此卦專言保泰之事。此爻以臣位言之。而其說莫詳于程子。伏惟皇上撫泰甯之運。當勞於求賢之時。臣請就程子之說。條舉而核之。

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德本剛。而有取於柔者。非柔無以盡臣下之心也。臣道宜柔。而有取於剛者。非剛無以任天下之重也。類於剛矣。而不必得中。慮爲申根之慾。近于中矣。而不本于剛。又慮爲胡廣之中庸也。若是而一以柔道御之。是猶以水濟水。必無以成交泰之功。伏惟皇上紀元之初。嘗舉韓愈感激煥阿之句。以風厲羣臣。於今三年。果已感激思奮乎。抑蹈常襲故而未克變也。臣聞王者以仁育萬物。必以義正萬民。民之貴於物也。則知義之行。當自貴者始。義行于貴。斯仁溥于物矣。所謂百官正而萬民莫不一於正也。不然。則壅遏沮格之患。可勝言哉。程子曰。泰甯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凡程子所指二者之弊。自三代以至漢唐宋元明盛極而衰。罔不由此。臣觀今日在廷之意。指蓋包含之意。居多。其見諸施爲者。則似乎寬裕而實縱弛。似乎詳密而無關體。要至樂因循而憚改變。則尤爲切中。且如羣臣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固屬無益。不行

亦復無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之。以稱 皇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其他則以爲難行而置之者有矣。臣竊謂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苟是矣。雖難而當行。若其非也。雖易而必不可行。昔之所謂難行者。若豐豔之欲清流品於吳。杜弼之欲懲勳貴於魏。以至唐之末造。用師於太原。郃岐。是蓋處分裂之朝。與積弱之勢。誠有所甚難。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之勢。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而 皇上好生之德。又治乎民心。必無驚駭物聽之慮。何嫌何疑。而一切以難行報寢哉。夫治病者。必究其本。浚井者。必達其源。將欲革弊正俗。不從其本源治之。而區區維挽於末流。曾何益之有。爲人臣而懼失物情。莫肯任怨。此便私自營之計。非程子所謂英烈之輔。足以任天下之重者也。程子釋朋亡之義。謂如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是牽於朋比也。龔煥曰。九二大臣。所以進退天下人才者。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兩義相較。則龔說爲優。極而論之。豈惟大臣。如治文書者。以律令爲可否。而不牽於詩屬。則庶事無不釐矣。司糾繩者。以義理爲權衡。而不牽於知交。則宵小無所容矣。此則朋亡之極致。雖屯可使泰也。而豈有平陂往復之慮哉。朱子曰。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乎中道。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者。已不外乎此。雖成康文景。將有慝焉。惟 皇上之仁明。庶克比隆前聖。臣敢以責難之義。效狂瞽之說。仰冀 垂神察納。天下幸甚。

進呈經說

垂神察納。天下幸甚。

尙書梓材篇。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臣謹案詩之言。天子萬年。天子萬壽者。不一而足。蓋雖出於頌祝之詞。而皆本於忠愛之意。是以聖人錄而存。

程夢星

之。若夫推本於先王之明德。而下及於民依。固未有如此之懇切著明者也。夫周自后稷始基靖民。積累深厚。本有享國長久之理。至成王時。郊廓之鼎已定。卜世卜年。不爲不久矣。而周召諸臣。所惓惓致望者如此。豈誠有私天下之心哉。一姓相承。僭竊不作。兵革不興。使民皆安樂壽考。無天札疵癘之患。斯宗子家相之責。克盡而無媿耳。然則其所謂欲者。非獨抱此虛願。爲必將有綢繆式固之事焉。是故先王之成憲。不可不遵。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是也。唐府兵之制。壞於張說。明開中之制。壞於徐溥。二人號爲名臣。而輕變舊法。貽害無窮。其他徇私廢法之徒。不足論矣。末俗之弊政。不可不革。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是也。東晉陳郡之議。格于王導。而不能從。韓范天章閣之對。仁宗用之。而弗克竟。江左是以偏安。而宋室卒于不振。其他因循苟且之弊。抑亦不勝數矣。至於百年之計。樹人則人。才其先務。秦誓所謂保我子孫黎民者也。臣嘗妄論三代以後。開國之初。戡亂致治之佐。皆敦樸厚重。思深而慮遠。足以歷數百年之規模。此非教化所致也。氣運隆則人才與俱隆焉。及其耗也。文恬武熙。詭隨容悅。以竊祿而已。甚至背公植黨。角立爭勝。雖有願治之主。而國事靡所與屬。蓋觀於唐宋明之季年。可爲長太息者矣。惟聖人於方隆之會。修教正俗。使士皆崇本實。厲名檢通。經學古則朝野之間。常有所倚重。以弭其隙。而折其萌。其爲益匪細也。三者皆欲至萬年之大要也。三者皆得則雖有小疵。不足以累大體。固可以蒙業而安。故說者謂三代之君。能守其祖宗之法。雖至今存可也。蓋非虛言也。

進呈經義

趙青藜

周易損上九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臣案朱子本義。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爲損。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爲益。是損之

上九受下之益者也。損卦之主爻也。益之初九受上之益者也。益卦之主爻也。既爲二卦之主爻。則上九當言益。上初九當言益下矣。今考二爻之辭。於損之上專言益下。於益之初獨言益上。聖人之垂訓至矣。蓋人君以一身受天下之益。必思所以擴其兼容并包之量。而動天下以愛戴歸附之誠。舍益下奚以焉。致之周禮大司徒所掌。辨之以土宜。養之以保息。安之以本俗。聚之以荒政。凡所以爲下計者。至周且悉。而其所以爲益者。又皆藏富於民。無解衣推食之勞。而自有家給人足之樂。此弗損益之道也。何咎之有。如或煦煦爲仁。而從事於移民移粟之間。其道不足以行遠。其心不能以入人。雖亦有救於時。而究不勝其狹小之私。其於不言有無。惠而不費者。未有聞也。故又曰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蓋爲天下君而不自利於己。莫非王臣而不視爲私屬。可大可久。王道之至極也。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能合四海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其於爻所陳弗損之規模。獲益之氣象。殆庶幾乎。至夫居下而受益於上者。大澤非可倖邀。殊恩豈易報稱。是必勞悴有所不辭。利害有所不顧。身家有所不恤。知無不爲。爲無不盡。此大作之道也。然又恐志大而才小。任重而謀疏。有忠君之心。而無濟世之策。亦徒足以速謗而增咎耳。豈所稱元吉无咎者乎。易未有以元吉爲戒辭者。此爻本義以爲心元吉。然後得无咎。故必如漢之汲黯。丙吉。唐之杜如晦。房喬。宋之韓琦。富弼。文彥博。范仲淹等。視國事如家事。爲人之所不能爲。所不敢爲。乃於此爻之義爲不愧焉。要之上之於下。猶父母之於赤子。下之於上。猶手足之於腹心也。父母之於子。未聞有以家計者。卽罄其家之所有以與子。而父母不惜也。損之得臣无家。父母之志也。手足之於腹心。未聞有以力作爲勞者。卽竭其振奮之勤以效用腹心。而手足不靳也。益之利用大作。手足之誼也。君臣一體之理。上下相關之故。聖人於損益之初上二爻。觀其深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臣謹案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元狩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實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熙。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生民。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日後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特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輔轂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姦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征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愈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于民間。後世則計贏

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謙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初泰之始。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定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訾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慝。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盡胥之弊。寶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于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終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其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元狩天寶之治。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嚴。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